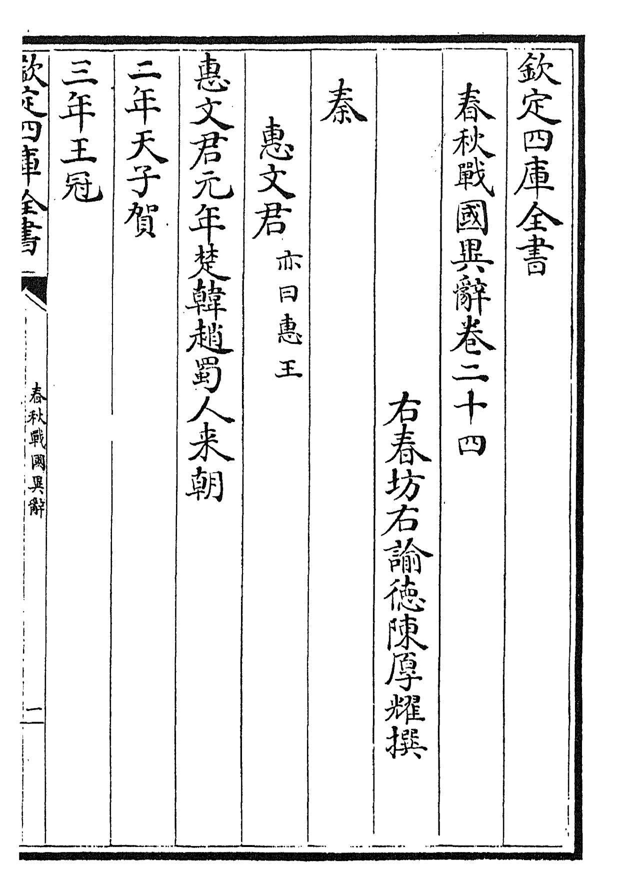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四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秦

惠文君 亦曰惠王

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

二年天子賀

三年王冠

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為王史秦本紀

寒泉子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来以約從連横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然其道何如王耶霸耶曰黜岀霸以躋王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醯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嚮與力懸絶故也蘇子誠辨妄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事猶

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
若膠附終若冰折豈連雞不能俱止于棲而已哉寡人
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疾于
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鎛銚董澤之蒲十九
為幹一為箕棬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為燕
氣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岀絃匏聞之者悄感
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横暮得帖帖
安卧秦亦厭戰雖鼓牙頫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强吾亦

勇而奮矣設有辯口奚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闕下土使關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横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仇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記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于鄗趙即封蘇秦為武安君六國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天隨子國策有惠王謂寒泉子文甚畧蓋陸龜蒙所擬作以其文類戰國姑録之

春秋後語　蘇秦上秦惠王書後詩云言語相結天

下為一合從連横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甲兵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

謝子見于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 淮南子修務 又見說苑雜言 謝子作祈射子

呂覽志宥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于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于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

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以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呂覽去私）

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秦三年弗得見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當由楚也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呂覽首時　淮南子道應）

五年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史秦本紀　犀首姓公孫名衍魏人也）

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

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

八年魏納河西地

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史秦本紀

紀年　龍賈及秦師戰于雕陰我師敗逋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

入秦年表在惠文後元十一年史樗里傳

犀首(公孫衍)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惠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于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一曰甘茂)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于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于是樗里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于是境内盡知之王召樗里疾

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㮘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㮘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于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韓子外儲右

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

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陽

十二年初臘使張儀伐取陜出其人與魏十四年更為

元年秦初稱王故改元年

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

三年韓魏太子來朝　張儀相魏

五年王游至北河

七年樂池相秦　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

八年張儀復相秦以上史秦本紀

史記張儀傳 惠王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秦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慚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

聽紀年魏惠王卒襄王立無哀王于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于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

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

秦折韓而攻梁韓怯于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可髙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虚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

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毁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 張儀歸復相秦在惠王後三八年歲而魏復倍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

史記 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

事當秦惠王後八年

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醳古釋字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爾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史張儀傳

陳軫者游説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于秦王語詳國策居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史陳軫傳

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于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自楚至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事楚執珪貴富

矣亦思越不中謝（中謝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于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

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史陳軫傳

後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陽史秦本紀

史張儀傳　初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

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于朝

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

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刼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併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實後九年十月也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

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强富厚輕諸侯與國策小異

新論貪愛 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澗峻嶮兵路不通乃琢石為牛多與金置牛後號牛糞之金以遺蜀侯蜀侯貪之乃塹山填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

蜀記 秦惠王欲伐蜀患山隘險乃刻五石牛置金尾後以遺蜀蜀人見之以為牛能便金牛下有養卒以為此

天牛也蜀王負力而貪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秦因遣丞相張儀司馬錯等隨石牛道伐蜀

地志　今金牛峽在漢中府寧羌縣

抱朴子　秦惠王以美女五人與蜀王有五丁力士使迎秦女到梓潼見一大蛇入于山穴一丁引其尾不能止五丁乃共引蛇蛇不出山因崩壓秦五女及送女者化而成石人于今列于崩之側

地志嘉定州秦惠王克蜀移秦人萬家於峨眉水上因名秦水

後十年韓太子蒼來質當在破岸門之下伐取韓石章 伐敗趙將泥 伐取義渠二十五城

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 公子通封于蜀以陳莊為相

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 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即莊豹拔藺 張儀相楚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故使張儀往相楚

十三年庶長章即魏章擊楚于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封樗里子號為嚴君 楚圍雍氏楚圍雍氏有三此前後也當周赧王三年詭見後 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滿或作蒲秦將姓名也

十四年伐楚取召陵 丹犂臣蜀蜀相壯殺蜀侯來降壯一作狀 惠王卒子武王立 韓魏齊楚越皆賓從越一作趙以上俱史秦本紀

楚懷王赦張儀厚禮之如故懷王初因張儀後悔而赦之

張儀既出在楚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于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

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强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虚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

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絶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强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

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搆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熟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

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隂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

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
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説不可懷王曰許
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
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説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
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羮一歲不收民不
厭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
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
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

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手挈人頭右手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自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

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宫桑林之苑非王有之也夫塞成臯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强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

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强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强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强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

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强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

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説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懾處不敢動揺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

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
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
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
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
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
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
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

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

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

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釆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

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史張儀傳大與國策小異

武王

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

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

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内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内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史張儀傳

與魏惠王會臨晉年表云哀王　誅蜀相壯　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犂

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以上史秦本紀

史樗里子傳秦武王以樗里疾為右丞相使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甚敬之

史甘茂傳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

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輝秦之公子封蜀者壯姓陳秦使甘茂定蜀而以甘茂為左丞相

說苑雜言甘茂茂或作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為王者之說乎甘茂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為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

戊矣

韓子說林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張儀死於魏史秦本紀

通鑑張儀出復相魏儀詭說武王而相魏一歲卒

武王二年張儀卒於魏

儀與蘇秦皆以縱横之術遊說諸侯致位富貴天下

争慕効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俱秦之弟)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史(犀首傳)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

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錯國策作廢）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可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無事謂六國共攻秦也有事謂六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年表秦惠王後七年）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

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　南公揭卒　樗里疾相韓

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

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魏太子來朝

史甘茂傳武王欲伐韓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

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

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奭國策作衍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

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侈一作馮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名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與國策小異

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絶臏八月武王死族孟說武王取魏女為后無

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芈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為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以上史秦本紀

史趙世家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絶臏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

呂覽必己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賁往歸之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

目裂髩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又韓子

帝王世紀　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抜牛角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

論衡　秦武王與孟説舉鼎不任絶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脈筋脈不堪絶傷而死

史傳甘茂　秦武王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怒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

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甘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五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汪兆昂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五上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秦

昭襄王

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為相甘茂出之魏史秦本紀樗里疾封蜀郡嚴道縣因號嚴君

昭王立樗里子益尊重樗里子將伐蒲衛地蒲守恐請胡衍

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頼矣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徳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

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史樗里傳

史記甘茂傳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

史記甘茂傳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

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令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於秦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

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
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
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
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公
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
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
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仇也向壽曰然吾
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

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柰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
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
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
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柰何對曰此善事也
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
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
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韓向壽

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坂亡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

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迹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與國策語少異已因說秦王語詳國策秦因復甘茂之

家以市於齊史甘茂傳

史記甘茂傳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讙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辨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

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内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之與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

魏范蝟國策作范環向

魏壽國策作公孫郝

二年彗星見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歸魏惠文后武王母悼武后武王后魏女

按惠文后不得良死而傳云先武王死互異也史秦本紀

紀年云秦内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

三年王冠　與楚王會黃棘　與楚上庸　楚迎婦於秦

四年取蒲阪　彗星見

五年魏王來朝應亭　復與魏蒲阪

六年蜀侯煇反司馬錯定蜀　煇音輝以上秦本紀

華陽國志　秦封王子煇為蜀侯蜀侯祭歸胙於王後母疾之加毒以進王大怒使司馬錯賜煇劒

庶長奂伐楚斬首二萬　涇陽君市質於齊　日食晝晦

七年拔楚新城　樗里子卒

史記樗里子傳　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

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宫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隂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漢興長樂宫在其東未央宫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史記樗里子傳

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徳樓子

事成魏冄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

而魏冄相秦冄相秦在十二年

穰侯魏冄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芊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芊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冄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而魏冄最賢自惠王武王

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冄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冄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冄為政昭王七年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國策仇液作仇赫請以魏冄為秦相語詳國策秦果免樓緩而魏冄相秦本紀十年樓緩為丞相十二年樓緩免魏冄為相欲誅呂禮禮出奔齊史穰侯傳

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　齊使章子魏使公孫

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眛

九年孟嘗君薛文来相秦　與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

十年楚懷王朝秦秦留之　薛文以金受免（金受秦相姓名）　樓緩為丞相

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　彗星見　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秦即死歸塟

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　予楚粟五萬石

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　左更白起攻新城　五大夫禮出亡奔魏以任鄙為漢中守

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史白起傳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

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　攻楚取宛

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並魏地　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

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来朝秦以垣為蒲坂皮

氏　王之宜陽

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蒲坂皮氏又歸魏復以為垣今重攻取之也

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　呂禮來自歸一本歸作魏　任鄙卒以上史秦本紀

史穰侯傳　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

穰侯封四歳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吕禮来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其說見齊傳與本紀互有詳畧故並存之

韓非子　穰侯相秦而齊强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

二十年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

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内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

賜爵赦罪人遷之　涇陽君封宛以上史秦本紀

呂氏春秋　魏令孟卬割絳汾安邑之地以與秦王二十一年王喜令起賈為孟卬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卬寡人之臣寡人寧以臧為司徒無用卬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起賈出遇孟卬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公孟卬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徒孟卬曰王應之若何王曰寧以

臧毋用印也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汾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卬如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卬雖賢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卬當為卯即芒卯也

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為九縣 與楚王會宛 與趙王會中陽

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尉都尉斯離名也破之濟西

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

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秋又會穰　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乃去　魏冄免相

二十五年拔趙二城　與韓王會新城　與魏王會新明邑

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　穰侯冄復相計冄三相秦矣

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　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　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

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

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楚王走徙都陳

周君來　王與楚王會襄陵　封白起為武安君

史穰侯傳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

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華陽國志張若為蜀郡守及江南為黔中

郡

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　楚人反我江南（黔中郡反歸）

杜氏通典　秦昭王（三十年）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置黔中郡今武陵澧陽及黔中五溪中諸郡也

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

史記（穰侯傳）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三十二年）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

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刦王以求多割地

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

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

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孰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二縣穰侯益封

三十三年客卿胡傷陽一作復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三十三年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孰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

仇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

勝冑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孰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列女傳　芒卯之後妻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慈母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安釐聞之高其義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率導八子咸為魏大夫士卿

三十四年秦以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

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

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予穰侯以上史秦本紀　魏人范雎入秦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

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說苑敬慎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觔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餽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簀置厠中賓客飲

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弃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

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来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来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向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

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數困三晉猒天下辯士無所信而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

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語詳國策於是秦昭王大悅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睢范睢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

范睢辭讓是日觀范睢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宫中虚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范睢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説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吕尚而卒王天下向使文王疎吕尚而不與深言是周

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令臣覊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髪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

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慶忌吴王僚子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吴市卒興吴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臣

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

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史范雎傳

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坂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

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

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獘諸侯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文子謂田文孟嘗君也然此時孟嘗已去齊久矣此文子或非孟嘗皆咎其王至大破者國策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

而地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强則附趙趙强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

邢丘史范雎傳

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能取

秦昭王三十八年上郡大饑山木盡死蜂食民苗民無所食洪範五行傳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艸著謂艸本著地而生也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令發五苑之蔬果以活民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

釋之韓子外儲右

華陽國志　秦昭襄王時白虎為害秦蜀巴漢皆患之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巴郡閬中夷廖仲等乃作白竹之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節白虎常從羣虎嗔恚盡摶殺羣虎大呴而死昭王嘉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賧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

人安之

秦昭王三月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為曲水祠續齊諧記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强對曰不如秦强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强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一作

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三晉之時智氏最强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雖强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於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

於是秦王恐乃止說苑敬慎　又韓子難三　又國策

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

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

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太子　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陽酈山　九月穰侯出之陶以上史秦本紀

史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蠧也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

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柰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皐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

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

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令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政適音征敵）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獘御於諸侯戰

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兑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兑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上蔽下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

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且夫以下至相國之人者國策無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穰侯傳云穰侯卒於陶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史范睢傳）

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秦本紀）秦攻韓汾涇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史范睢傳）

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

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　葉陽君悝出之國未至而死（葉陽當作華陽）

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

盡殺之以上史秦本紀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禄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

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令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向者

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贖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

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厠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

趙匿平原君所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所欲為雎必報仇乃佯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

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户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萬户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史范雎傳

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柰

何者亦三宫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宫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柰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内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内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

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史范雎傳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内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韓子内儲上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鼔琴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急張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說苑尊賢

應侯問孫卿曰入秦何見孫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

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甚有其諰也（諰懼也）兼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也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故曰粹而王駮而霸無一焉

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强國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為食食一作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吽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室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

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布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義信乎人通於四海則天下之人應之如讙是

何也則貴明白而治天下也近者謳歌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為其無益於人之國乎昭王曰善荀子儒效又新序卷五

秦昭王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

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　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障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

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陽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

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絶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絶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絶王自之河内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

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史白起傳）

昭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武安君歸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語詳國策）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

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史白起傳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昭王四十八年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昴趙分也鄒陽上梁王書註昭王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

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内空遠絶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内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

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武安君引劒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史白起傳

四十九年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免王齕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為蔡尉蔡姓尉名捐弗守還斬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為士伍遷隂密　張唐攻鄭拔之　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　武安君白起有罪死　王齕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走流死河二萬人攻汾城即從唐拔寧新中更名安陽　初作河橋以上史秦本紀

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

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韓子外儲

左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訾二甲而復與為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

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君病為之禱令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説見王拜賀曰王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令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敢諛也堯舜病其民未至為之禱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

愈殺牛塞禱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也以吾勢之為我用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韓子外儲右

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

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

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内無良材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史范雎傳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說苑指武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大小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兊曰百日之内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

肩魋顔蹙鼽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懐黄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内慙史記蔡澤傳

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

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辨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强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歟應

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歟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絶與天地終始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歟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

已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吴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避難然為霸主强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絶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

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令商君吳起

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雖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 史蔡澤傳

史記 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於是乃

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繼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悦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

襄王卒事始皇帝 史蔡澤傳

秦昭王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名柱是為孝文王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本名異人即莊襄王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見

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國策載不韋問其父語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然為之

柰何吕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遊事安國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吕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西遊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

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如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絶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

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宫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絶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竒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期十二月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

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得脱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史呂不韋傳

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風俗通

風俗通　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冰自以其女與神為婚往至神祠勸酒杯但澹水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岸旁有閒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疲極不當相助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

主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氷兒

蜀守李氷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享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億萬計然莫足數史河渠書

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鋭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

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

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亡

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　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

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

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衰絰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

相來弔祠視喪事以上史秦本紀

孝文王

秦孝文王以李氷為蜀守氷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為天彭門乃至湔及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髣髴若見神遂從江上立祠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瀆氷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别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舡岷山多梓栢大竹頽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

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後轉置犀牛二頭一在府市市橋門令所謂石牛門是也一在淵中乃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灉江西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時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觸山脇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患之氷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氷

鑿崖時水神怒氷乃操刀入水中與神鬬至今蒙福𡙡
道有故蜀王兵闌亦有神作大灘江中其崖嶄峻不可
鑿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崖有赤白五色氷又通筰通
汶井江徑臨邛與蒙溪分水白木江會武陽天社山下
合江又導洛通山洛水或出瀑水經什邡郫別江會新
都大渡又有綿水出紫巖山經緜竹入洛東流過資中
會江陽皆溉灌稻田膏潤稼穡是以蜀川人稱郫繁曰
膏腴綿洛為浸沃也又識齊水脉穿廣都鹽井諸陂池

於是感有養生之饒焉 華陽國志卷三 又曰 李冰造七橋以應七星

水經注 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但澹水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鬬於江岸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疲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已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名楚立史秦本紀

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尊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為夏太后史呂不韋傳

莊襄王

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史秦本紀

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户史呂不韋傳

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絶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驁伐韓韓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

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

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

四年王齮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秦卻於河外蒙驁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以上史秦本紀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五上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五下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秦

始皇帝

史始皇本紀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年十三歲莊襄王

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此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賔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驁王齮麃公等爲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　晉陽反

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史秦始皇本紀

秦鑿涇水爲渠

史河渠書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成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史秦始皇本紀）

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　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暘有詭二邑名歲大饑

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　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以上秦始皇本紀

史趙世家　秦名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妒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內之秦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

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

曰善因遣之

十月庚寅蝗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令民内粟千石拜

爵一級

五年將軍驁定酸棗燕虚桃墟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

取二十城初置東郡　冬雷以上史秦始皇本紀

六年韓魏趙楚衛共擊秦取壽陵在常山本趙邑秦出兵五國

皆罷　拔衛朝歌並衛濮陽置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

徙居野王阻山以保魏之河内

七年彗星見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　將軍蒙驁死　攻龍孤慶都還兵攻魏取汲　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　夏太后卒莊襄王所生母以上史秦始皇本紀

秦夏太后卒别葬於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漢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　吕不韋傳

王初立尊吕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吕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

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呂不韋傳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

遷其民於臨洮

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

封嫪毒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毒居之宫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大小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為毒國以上史秦始皇本紀

史呂不韋傳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毒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

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絶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宫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封毐為長信侯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　攻魏垣蒲陽　四月上宿雍己酉上

冠帶劍　寒凍有死者　楊端和攻衍氏　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殉滅其

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　秦王遷其太后於雍以上秦始皇本紀

史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人告嫪毐毒閒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王發吏攻毐毒敗亡走追斬之好畤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呂不韋傳

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毒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

説苑 正諫 秦太后不謹幸郎嫪毒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鬭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鬭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遷皇太后於萯陽宮一本作棫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

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毋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来者欲滿其數也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来犯

吾禁趣炊鑊湯煑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劒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急欲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

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
撲兩弟有不慈之心遷母萯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
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
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
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
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
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陽宮歸於咸
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

直使敗更成安秦社稷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始皇本紀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　史文甚畧

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毒免史秦始皇本紀

史呂不韋傳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賔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

齊趙來置酒　以桓齮為將軍

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以上秦始皇本紀）

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李斯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學既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

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説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吕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説説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胥相也幾察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

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騷音掃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黄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史李

斯傳

荀子　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强海内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軍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湯之放桀也非以逐之鳴條

之時也武王之伐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禮者治辯之極也强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鞈如金石宛鉅鐵釶慘如蠭蠆輕利慓遬卒如飄

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戮無時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下之和上也如影響有不由令者

然後誅之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允知罪之在

已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

甘茂有孫曰甘羅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

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

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相燕欲與燕共伐趙

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

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

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語詳國策文信侯乃

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語詳國策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史甘茂傳

秦王拜李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

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强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

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
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
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
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
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
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
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
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

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説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綿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

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强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賔客以業諸

侯使天下之人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史李斯傳

韓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黄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

自以為不如非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蠧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蠧内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

吾敢横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

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悟同忤）言無所擊排乃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

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

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
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
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
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
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
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
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
君曰是嘗矯駕君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

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書與韓子少異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

使秦史韓非子傳

韓非初見秦王曰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惟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

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冦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

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諸魏土地廣而兵强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尅而

無齊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

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絶荊趙之意絶則趙危趙危而荊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故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弊於内

伯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戚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

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沲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懷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强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徧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

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負弩戰竦而却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交罷而去天下固以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能矣內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夜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潛行而出反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令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千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

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破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狥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韓非子

又書曰此亦初見秦之辭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敦祗恭厚鯁固

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劌而不辨激意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辨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

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諫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

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孫子臏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支解於楚公叔痤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弘分胣尹子穽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睢折脇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

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韓非子

韓非說秦存韓曰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蓆薦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强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

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强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山原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强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鋭之卒勤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則合羣苦弱以敵

而共二萬乘非所以忘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進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

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强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强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孰圖之　秦王詔以韓客所上書言韓之不可舉下臣斯斯其以為不然曰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處處則㤥然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為妨若居濕地着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荆蘇使齊未

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荊蘇絶也若不絶是惡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强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荊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發則韓之用事

者以事秦為計矣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王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趙氏破膽荊人狐疑必有忠計荊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子

韓非子

韓非子 韓存

韓李斯往詒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世五諸侯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闗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柰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

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
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
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
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
臣不能使韓復强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
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
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
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

来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謀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絶矣斯之来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効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强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邉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聞於耳而乃用臣斯之

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必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

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
臣報決按非既入秦李斯忌而間之并載斯語然不宜在韓非書中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
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
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
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
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
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

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之以爲秦國尉卒用其策秦始皇本紀

十一年呂不韋之河南六國年表　以李斯爲丞相　王翦攻閼與橑楊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斗食官秩也　王翦桓齮楊端和攻趙鄴取九城以上秦始皇本紀

十二年呂不韋徙蜀自殺通鑑綱目

史呂不韋傳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户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

史始皇本紀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皆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令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

其門視此　秋復嫪毒舍人遷蜀者　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　王之河南　趙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之走桓齮　正月彗星見東方

十四年桓齮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定平陽武城

秦攻趙李牧與秦戰肥下却之　韓非使秦秦用李斯

謀留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以上秦始皇本紀

史韓非子傳韓非使秦王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國策秦王誅非與此不同其著書傳於後世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　地動　燕太子丹質於秦自秦亡歸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　初令男子書年　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　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

十七年内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名曰頴川　地動　華陽太后卒　民大饑

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内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　引兵欲攻燕屯中山　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　秦王母太后崩

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兵合軍上谷　大饑以上秦始皇本紀

史呂不韋傳始皇太后薨與莊襄王會葬茝陽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狥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秦始皇本紀）

史（刺客傳）荆軻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于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

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宫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君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番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

絶拔劒劒長操其室時惶急劒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敢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劒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

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刼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燕丹子荆軻刺秦王右首執匕首左首揕其袖秦王曰令日之事從子計矣乞聽琴聲而死琴女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絶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軻不解琴故及於難　荆軻拔匕首擲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恚怒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

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擊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

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史秦始皇本紀

史刺客傳秦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

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

王翦謝病老歸　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　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壊魏王請降盡取其地以上秦始皇本紀

史魏世家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強起之使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史秦始皇本紀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

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寑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

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

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

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史王翦傳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

夫不以利害為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怫然作色怒曰公亦嘗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主臣未嘗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

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搢厲於天下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說苑秦使

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

殺以上史秦始皇本紀

風俗通　王負芻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語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

史注　秦滅去楚名以楚地為三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　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楚威王已滅其餘自稱君長今降秦置會稽郡　五月天下大酺秦既平韓趙魏燕楚五國故天下大酺也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以上秦始皇本紀

地志延慶州有王仲者弱冠變倉頡舊文為今隸書秦始皇嘗徵仲不至大怒詔檻車送之仲化為大鳥飛去落二翮於此因名大翮山

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號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史秦始皇本紀

雜録

楚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楚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楚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楚以為外用也則必誅之韓子内儲下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舋鐘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

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絶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熟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訛死奉使）

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

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刦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矣還反殺之淮南子人間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音之旨一日遂辭歸秦青乃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遺糧

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凡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俱悲愁垂涕三日不食遽追之韓娥還為曼聲長歌一里復喜躍抃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也博物志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五下